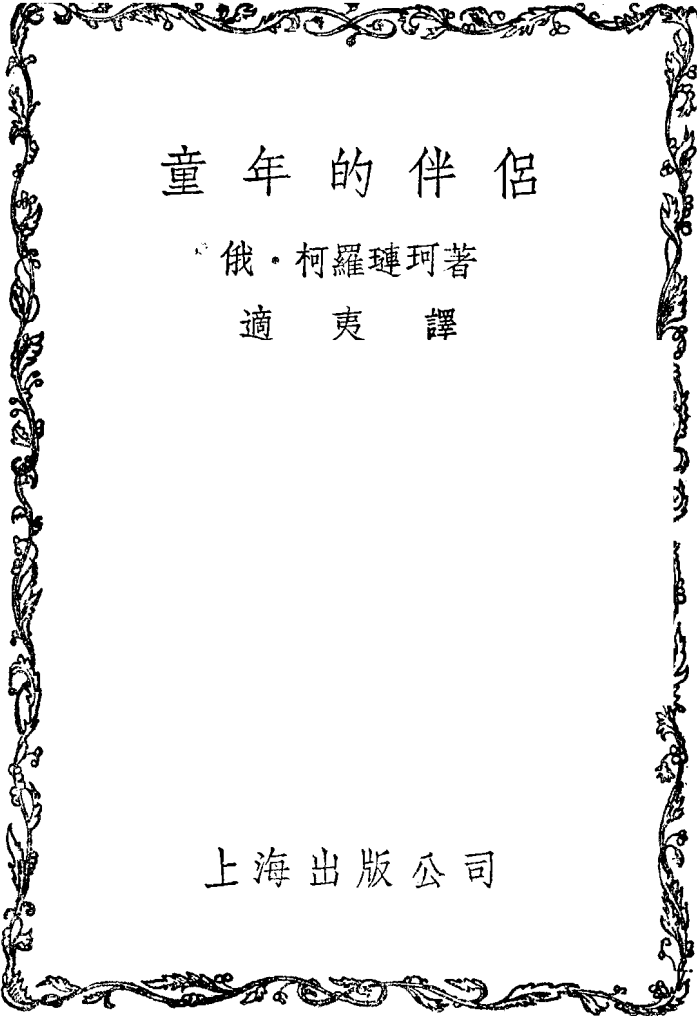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叢書

童年的伴侶

適夷譯

上海出版公司



童年的伴侶

俄·柯羅璉珂著

適夷譯

上海出版公司

編號：31

童年的伴侶

類別：文學藝術

著者 [俄] 柯羅達珂
譯者 適夷
編者 師陀 鄭振鐸 李健吾
出版者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叁肆號
地址：上海市四川中路346號701室

排版者 永新印刷鑄字廠
地址：上海市四川北路求安里2號

印刷者 華文印刷局
地址：上海市濟寧路143弄4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著者 В. Г. Короленко

本書係從英譯本轉譯，原本佚失，原書名及原出版者暫無法查明。

定價：人民幣3.700元

字數：50,000

印數：9,001—1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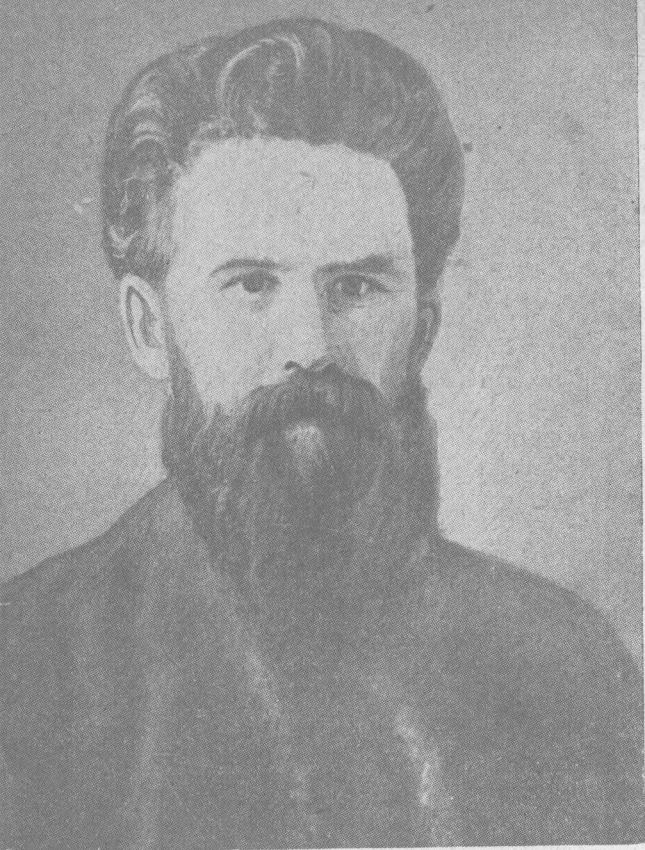
開本：762耗×1067耗1/36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一九五五年二月第四次印刷

印張：3—4/9



柯羅璉珂像

一 廢墟

我六歲的時候死了母親。父親從母親死後，完全消沉在悲哀中，把我給忘却了。有時他也憐惜小的妹妹，照着自己的意思安排她的幸福；因為在妹妹的臉上留有母親的影子。可是我却跟野生的小樹一樣，自然地成長着，沒有人照顧我，因此也沒有人束縛我的自由。

我們的小村子，叫做諸侯村，是屬於波蘭貴族中一個又傲慢又貧窮的種族；保留着波蘭上流社會豪奢生活的可憐的遺澤，又混合了點猶太人式的連一個小錢也不肯放鬆的買賣作風，進行着永無休息的勞作。完全具備這一帶西南俄羅斯每個小市鎮所共

有的特徵。

如果你從東邊向這村子走來，那末，第一個映進你的眼裏的，一定是這村中一座最大的建築物——牢獄，霧氣濛濛的池塘邊，村子靜靜地躺着；當你從崎嶇不平的大道，走向池邊時，有一扇古舊的村鎮的柵門把村子遮住。永遠像在甜睡的懶怠的老卒，紅臉孔烤在太陽底下慵懶地拔去了門門，也許起先你還沒有覺得，原來你已身入鎮中了。灰黑色的鐵柵欄，和堆着垃圾堆的空場，疏落地排列在霉腐半倒，暗沉沉的窗子好像正在望人的小屋舍之間。再向前走去，便望見廣大的市集，猶太人『旅人休息所』的屋頂，閃爍在陽光中，使市集很爲明朗。幾座行政機關的房屋，白色的牆壁，和挑起四角形的營房一般的輪廓，却顯出陰森森的氣氛。架在小河上的木橋，在你的馬車輪下，顛得跟一個老人一般，發出呻吟聲，抖索着身子。過了橋，是幾條猶太街；兩邊是密密排排的商舖，零落的攤戶，燒麪包的小屋等等。猶太兌換商，櫃子上張着大遮陽傘。到處是垃圾堆和小孩子，包裹在街塵之中。可是再走一分鐘，你便通過了全鎮。白楊蕭蕭地在墓地搖曳，微風吹拂田中

的麥禾，在路邊的電線上，奏出嚶然的哀鳴。

上面說的那條架有木橋的小河，是從一個池子流進另一個池子，通過幾個沼澤和水潭，隔開了村鎮的南北的那些池，一年年地淺起來，結果被植物淤塞住，又長又密的葦草，在池子中蕩動得跟大海的波濤一樣。有一個池子的中央，漲起一個小島，小島上屹立着一座半成廢墟的古堡。

我記得我老是懷着很大的恐怖，眺望這巨大的日漸毀滅的城堡；我陸續地聽到關於這古堡的各種各樣的傳說和故事，一個更比一個怕人。據說這島子不是天然成長，是土耳其俘虜填築起來的。『那堡子是建在骷髏上面的，』林中的老人們慣這麼說。在我的孩子的想像中，便恐怖地描摹出一種怕人的景象：幾千幾萬的土耳其人的骷髏，高舉着祇有白骨的手臂，托住這個小島和古堡，和金字塔形的白楊樹，這種想像當然更使我覺得古堡的怕人。即使是天氣晴朗的日子，陽光和鳥兒的高歌壯大了我們的胆子，使我們想走到這古堡去時候，古堡也常常會突然地，把我們駭得混身發抖。一扇扇窗子的暗

洞，張開猙獰的大眼，凝視我們的頭上；好似有一種神祕的、器物撞擊的聲音，流蕩在荒涼的屋子中，跌下石粒和牆屑來，驚醒沉默着的樹妖。在那種時候，我們總是頭也不敢回，一溜烟逃回來。直到以後，還似乎耳朵裏，響着門戶推闢和格格掙笑的聲音。

尤其一到秋天的晚上，當巨人般的白楊樹，在從池面橫吹過來的狂風中，一邊搖擺一邊歌唱的時候，恐怖便從島上伸展到我們這邊來，罩住了全個的村子。

『啊，天哪』猶太人一邊發抖，一邊嘴裏喃喃地唸。敬畏上帝的老頭兒們，不歇地在胸頭畫十字；連我們那位鄰人，自以為有魔鬼一樣大氣力的鐵匠，都走到自己家中的小園子裏，一邊畫十字，一邊屏住呼吸，喃喃地祝禱亡靈的平安。

灰大鬍子的耶奴雪，因為沒有地方住，就住在這古堡的地底室裏，他老是拉住我們，說在發大風的晚上，很清晰地聽見地底下的叫喚聲，這是土耳其人們在吵鬧，骷髏和骷髏互相撞動，痛罵他們波蘭主人的殘暴。這時候，堡中的大廳裏，島子的廣場上，朗朗地響着軍器砍擊的聲音，王侯們大聲召喚他們的部下，在大風的咆哮聲中，夾雜着馬蹄踐地

聲，佩劍鏘鏘聲，和口令呵喝聲。——耶奴雪這樣地講着，還說，有一次曾經親眼看見現在這位伯爵的曾祖——那位以暴虐留了不朽之名的舊領主——騎在一匹悍馬上出現，他騎馬到島的中部，用怕人的大聲罵：『閉嘴，地獄的狗胚，不許亂叫，快閉住嘴。』

這位伯爵的後人，好久以前就捨棄了世代相傳的產業，把伯爵領地和堆滿在他們寶庫中的財寶，一齊讓賣給橋對岸的猶太人，以後，這光榮血統的最後代表者，便在離鎮不遠的小山上，建造了一座很普通的白色房子。在受輕蔑而威嚴的孤獨之中，度過他們那無聊而虛榮的生活。

那是很稀有的事，跟那古堡和小島一樣，像廢墟一般陰沉的老伯爵，有時騎着英吉利種的老馬，在我們村子裏出現，和老伯爵並騎的，是身幹細長的公主，她騎在馬上，穿着一件玄色的騎馬服；後面的一匹馬上，是恭恭敬敬跟在他們後面的馬夫。這位身份高貴的伯爵公主，犯着老處女的命運，和她同樣出身，配得上她的青年，都卑顏屈膝地跑到外邊去找外國富商的女兒去了，不是把世代相傳的城堡委之荒蕪，便是賣給了猶太人，讓

他們去胡亂處置。而在這小山下的鎮上，所有的青年們，却沒一個想抬起眼來，望望這位美麗的伯爵公主的。我們這些孩子們，一眼望見了這三個馬上的影子，便從街巷的浮土中跑出，小鳥兒般地急忙躲進自家門口，張大着充滿好奇和恐怖的眼，目送着這可怕的古堡的陰氣的主人翁。

鎮西的小山上，在朽腐的十字架與倒塌的墓石之間，兀然地屹立着一座年久失修的老教堂。這是山下一個村子裏的人造的。從前，這教堂的鐘雖然粗陋，也還召集了一批衣衫楚楚的鎮裏人，和腰懸刀子的近村農家的農民，在這兒會敘；鎮裏人手中拿一條手杖，代替腰刀。

從教堂前望去，可以望見那島上莊嚴堂皇的大白楊樹，可是古堡却像生氣似的，也許是不屑地，躲在白楊樹的綠蔭後，不和教堂照面。祇有西南風從叢叢中吹起，吹上小島，搖動喟嘆的白楊樹時，頑固的城堡，便不得不把陰沉的眼，投向那小小的教堂。可是這兩個都已經是沒有生命的屍骸；古堡的朦朧的眼，早已不能再反映落陽的斜暉，教堂的屋

頂上，也不再吐出聲調悠揚的鐘聲，祇有喧囂的貓頭鷹，在屋椽間高唱着深夜的不祥的歌。

可是一向把這高慢的城堡，和那平凡的教堂互相隔絕的，由來已久的歷史的鴻溝，則在它們兩者死了之後，還繼續存在着；這便是寄生於這腐屍中，占據在它們圓屋頂下、大廳、地底室的最安全的角隅上的蛆蟲，腐蝕這些沒有生命的房屋的蛆蟲，便是人。

曾經有一個時候，這古堡毫無限制地，作了無家的窮人們的避難所。有些可憐的人們，在街頭受雨露的欺凌，沒有一片棲足之地，遭逢殘暴的運命，無力化些少的錢，在夜長及暴風雨的天氣中，爲自己找一個蔽身的屋頂和取暖的薪火的，都跑到這島上來，讓自已那千瘡百孔的身心，鑽進這快要倒塌的廢墟的角隅中。——他們對於這種接待的代價，僅祇冒着幾時也許會活埋在磚瓦與椽木之下的危險而已。所謂「那人便是住在古堡裏的人」這一句話，意思就是說人生最落魄的情況。古堡高高興興地招待一班困於流浪命運的人——落魄的文人，活不耐煩的老婆子，無家可歸的流浪兒，蔽護他們。這班

人便剝蝕房屋的內部，撓破地板和天花板，拿來燒爐子煮吃的——說是吃的，其實不過胡亂滿足他們生活機能的東西吧了。

終於有一天，棲息在這屋頂下的同伴中，發生了爭吵。曾經作過伯爵下役的老耶奴雪，閉門杜撰了假聖旨般的東西，把全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他說他要盡力整頓同伴間的秩序。於是好幾天之中，島上發生了可怕的混亂；曾經有時以爲土耳其人會打破地牢，向他們的波蘭暴君復仇的耶奴雪，把廢墟中的居民，區分做綿羊和山羊兩種，綿羊可以照舊留在堡裏，幫耶奴雪驅逐不幸的山羊。但山羊們很倔強，還想拚命反抗，結果沒用，發生了內奸，而且最有力的還是警察的力，秩序終於重新在島上恢復了。於是古堡裏的氣象，便一新耳目地變成『貴族氣』了。照耶奴雪的打算，祇許『良善的基督教徒』（即羅馬天主教徒）留在堡裏，而且他們之間的大多數，還是伯爵家從前的僕役，或僕役的後人。他們都是些穿着破爛的長外套，長着大的紅鼻子的老頭兒，否則，便是身上鄭重地穿戴着幾乎已完全沒用了的老式帽子和外套，作着怕人嘴臉的多嘴的老婆子。他們組

織了各式各樣團結堅固的團體，一手壟斷了叫化這門買賣。每星期的六天中，這些公公婆婆們，總是嘴裏喃喃地唸着禱告，走遍全村中最有錢的人家去造謠生事，訴說自己的苦命，噴出許多眼淚和嘆息；可是一到禮拜日，他們立刻換了一副樣子，變成西南俄羅斯一帶，從天主教戶藉一脈相傳的長血統中最高貴的人了。在教堂裏，以『耶穌』和『聖母瑪麗亞』的名義，昂然無愧地接受別人的供奉。

發生這次革命的時候，聽見了從島上傳來的哭喊聲，我曾經和幾個同伴一同跑去看了。我們躲在白楊樹的大幹子背後，望見耶奴雪正站在一隊紅鼻子老人和醜惡瘋狂的婆子之前，驅逐一班命該從古堡逐出的居民。黃昏一陣陣地濃厚起來，雨點從壓在白楊樹梢的雲硯中落下，幾個不幸的、身上穿得不堪想像的襤褸的人，正在焦灼傍徨。一種令人辛酸的景象，還徘徊在島的四周；小孩子們像洞裏趕出來的小烏龜一樣，還想鑽進目不能見的堡中的角隅裏去，而耶奴雪和他的助手們，却大聲怒吼，揚着棍棒和草扒向他們威嚇。同樣拿着木棍的警察，說是嚴守武裝的中立，其實明明是勝利者方面的同黨，

站在一邊不作聲。終於這班不幸的人們，永遠離開了這島子，跨過木橋，一個個地，吞進陣陣夜雨的暗陰中去了。

自這值得紀念的一夜之後，從來給我以渾然美麗宏偉的印象的耶奴雪和古堡，便在我的眼中失却了他們的魅力。在這一夜以前，我總愛走到島上，或從遠處遙望這灰色的堡壘，苔蒼蒼的屋頂，作種種的幻想；一看見堡裏的居民，穿着形形色式的服裝，走到燦爛的陽光中，打打呵欠，咳幾聲嗽，畫十字，我便當他們跟環繞着全堡的氣氛一樣，是帶着一種神祕性的人物，不知不覺從胸頭發出敬意。「他們每晚上是在那地方的。」我這樣想；「當月光射進破窗，風在那大廈中呼嘯的時候，那裏發生些怎樣的事，他們是完全可以親眼目睹的。」我尤其愛聽耶奴雪講故事。他老是蹲在白楊樹底下，帶着七十老人的健談，給我講這倒塌下去的房子的過去的光榮史。這過去的影象，泛上我天真的想像前，在我心中引起了對那陰森的古堡內部的往昔生活的嚴肅和憂鬱的感覺，和渾然的同情；一種我所不知道的往昔羅曼諦克的陰影，像大風天的淡雲，掠過遼廣的原野，散滿

在我幼小的心中。

但是從這夜以後，古堡和他的居民，却以一種另外的景象，出現在我的眼前了。第二天，當我在島的附近碰見耶奴雪時，他把我叫近身邊；他說像我這樣『有名譽的兩親的孩子』以後可以不必忌憚，時常到島上來玩，因為現在住在島上的，已都是安分的人了；他還拉住我的手，要帶我到島上去，可是我却幾乎哭了出來，掙脫了自己的手，拔腳就逃；這古堡實在已經使我不勝厭惡了。古堡上層的窗洞，已障上了木板，這底下，由一班『穿着外套戴着帽子的人』支配着了。裏邊匍匐出幾個老婆子來，用令人作嘔的口腔，對我阿諛，同時又七嘴八舌地互說別人的壞話。我真覺得奇怪，為什麼那位在大風之夜，怒罵土耳其人的老伯爵，會容得住這班老朽陳腐的女妖怪。總之，我永遠不會忘記，這班得了勝利的居民，驅逐他們那不幸的同伴時那種冷酷的兇相；而且我每次想起那些受雨露欺凌，連一片屋頂都喪失了的可憐的一羣，我的心便戰慄起來。

老實說，這古堡第一次教訓我一個很大的真理，便是尊貴的人和卑鄙的人，其相去

不過一步之差吧了。在這古堡中認爲尊貴的人，全都是披了一層薄紗的卑鄙人，這種人正是令我們厭惡透頂。對於這種滑稽的對照，使我感得興味，又過於尖銳地，刺傷了我的童心。

二 幾個怪人

從島上發生了革命之後，鎮上人每晚上都很有擔心。大兒吠着，家家的門戶不歇地響動。大家跑到街頭，拿棍棒叩打牆腳，給自己壯膽。他們知道有一大隊餓肚子的人，在黑暗雨夜中，淋得又冷又濕又發抖，徘徊在鎮子上；而且他們知道這些人對鎮上人並不懷什麼好感。於是他們便採取自衛和恫嚇的手段。天也好似有意地，在傾盆的冷雨中，黑夜降臨了大地，等天亮時，便是重沉沉的雲魄，擦着地面亂飛。風成爲這惡天氣的中心，呼呼咆哮搖撼樹梢，吹打牆垣，我躺在床上，聽到這種爲那無棲身之所，失去一切溫暖的幾十個人而唱的歌聲。